

悼念邢慕寰教授

著名經濟學家、本刊編委邢慕寰教授，因心臟衰竭，今年10月30日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。近年來邢慕寰教授健康日差，但他病中仍然支持《二十一世紀》，為本刊撰稿。現刊出兩則追思短文，以誌本刊同仁對邢慕寰教授的敬意與哀悼。

——編者



乍聞老友邢慕寰仙遊的消息，深感悲痛不能自己。近數十年來，我所交之友以狷介高潔，如孤雲野鶴，而同時又熱心人世求有所貢獻者，唯此一人。他真作到了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」的境界。生前遠離權力名位，死後亦不願有追悼會之類，故囑家人勿發訃文。台灣經濟之有今日，當時（二十年前）都說「六院士」，即劉大中、蔣碩傑、邢慕寰、鄒至莊、顧應昌、費景漢等六人建言有功。其實他坐守台灣，創辦中研院經濟研究所，培育數代人才，我則深知其實質貢獻最大也。最後我必須再說一件事。慕寰在經濟理論方面有極精深的造詣，晚年曾花了很長時間，撰寫了三篇純理論性的專文（英文），向現在流行的經濟學基本預設挑戰。這三篇文字都已送到英美第一流經濟學刊物審閱。但他既逝世，恐怕便很難刊出了。因為編者照例要與作者反覆討論修訂才能定稿。所以我極盼他的友生能珍視這三篇文字，將來在台北或香港輯成專論，單獨刊行，使他晚年的心血不致虛擲耳。

——余英時

最初認識邢慕寰教授，是在70年代初期。他是李卓敏校長器重的門生，當時受邀來中文大學出任經濟系講座教授、系主任，隨後又擔任研究院院長。我則不過一名普通講師，只為有緣同被委任參加一個檢討大學架構的「工作小組」，每周都要一起開會，因而逐漸相熟。小組主席是他的老友余英時教授，但幕後籌劃折衝，與各方聯絡等工作，則他特顯長才。這個小組工作性質敏感，飽受各方壓力，正所謂吃力不討好，結束後大家均如釋重負。為了慶祝「脫難」，某晚他邀約小酌，並頻頻舉杯相勸，三人不知不覺喝掉一瓶威士忌。我不懂得節制，幾乎醉倒，這才知道他不但深於韜略，而且酒量厲害。80年代初我轉行負責大學行政，邢公特意撰書一闕「卜算子」相贈，以示鼓勵。我這才又知道他雖然徹頭徹尾是一位現代型學者，卻有極好的傳統文人修養。

1983年邢公榮休回到台北中央研究院。其後，過了數年，大家才漸漸感覺到他的知人善用，以及對經濟系乃至香港學術界貢獻之巨大。像林聰標、廖柏偉、王于漸、宋恩榮、何炘基、何灤生諸位教授，當年都是他羅致或者培養的青年才俊，這時很快就都各自獨當一面，在大學和本港學界作出許多傑出貢獻。1990年《二十一世紀》創刊，在邀聘編委的時候我立刻就想到邢公。當時他身體並不好，不宜再牽涉額外事務，但他卻很爽快立即答應了。當然，我們能借重他的名聲已經感到十分高興，並不敢真正去擾瀆他的清神。想不到1992年蘇聯東歐集團崩潰，以及1995年本刊創刊五周年的時候，他都寄來了寫得十分精彩的重要文章，令我們喜出望外。

邢公健康向來不好，因此生活清簡，注意調養，想不到還是未能跨入已經來到眼前的二十一世紀，令人深感痛惜。他對於經濟學和台灣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無疑會得學術界的公評，我們在這裏要特別悼念的，則是中大一位高風亮節的前輩同事，以及本刊也是我個人最敬愛的一位朋友。

——陳方正